

三

寒

部

夜

曲

第3部
孤燈
李喬著

□ 李喬著

孤燈

• 遠景叢刊之149 •

孤 燈

遠 景 叢 刊 149

著 者	李	喬
發行人	沈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	
	郵撥：1 0 2 2 2 1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
	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	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	
	電話：7 5 2 — 5 5 9 4	
新加坡	南洋	商報
總代理	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
	台北市興寧街24—9號	
定價	新台幣200元	港幣33元
版	中華民國68年10月	
再版	中華民國71年10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序章：神秘的魚

縹緲宇宙，茫茫時空，亦動亦靜，亦去亦來，一是萬千，萬千是一。無限個有限，合成一個無限；無限個無限是爲一，是爲太極，是爲圓，是爲有；有是無限，也是有限。所以乾坤是一座劇場，生命是一齣戲劇；縣延賡續，虛虛實實，亦滑稽亦莊嚴的悲喜演出。

據說，那個時候，所有的存在體，凝聚成一個無限密度的圓；一個無大小無形迹無外緣，無物不吸入的「黑洞」，之後爆炸開來，以圓的全面向外擴展，延伸，離開，形成星雲，形成銀河，形成太陽系。空間本身是彎曲的，所以宇宙有限而無窮；時間的橫切就是空間；空間的縱列即是時間，於是一切色相有無，都是可能的。

據說，地球就是爆炸開來的一塊小碎片。由炙熱而冷卻；由雲母片麻岩，花崗片麻岩，角閃片麻岩，石墨片麻岩等結晶岩，組成萬古沉寂的太古代地球。之後，始生代時出現生物，到了古生代，生物繁衍。在古生代的第三紀「錫魯紀」，第四紀「泥盆紀」，是生命的旺季；魚類的王者——鱒，就是這個年代出現在地球的。

古生代末期中生代初期，半流體的地球內部，發生劇烈的滑移，磁極變化，地軸不穩。於是地殼變動，陸地移形，氣候異常。這時，許多生物滅絕了，但是更多新的生物又紛紛創生；例如

哺乳動物，就是新客。人類，是在新生代前紀才出現的。

那古老的鱗族，並未在地殼劇變時期滅種，祇是隨着大變動，許多族羣被迫流離各地而已。

那時，神州大陸已然形成，大褶曲的巨型嶽脈隆起凸出，像地球的巍峨頂蓋：喜馬拉雅山埃佛勒斯峯，天山，阿爾金山、崑崙山、庫魯達格山，覺克羅達格山……大雪山等平均七千公尺的冰源，迤邐到祁連山、巴顏喀拉山，插入東海的泰山、玉山。

聽說，到了一萬年前，那是第四冰期結束，後冰期的時候，冰層溶化，海水陡漲，神州大陸陷入大洪水中，東海面積擴大，把大陸陸柵浸蝕成海棠葉緣；東海中祇剩下點點島嶼，像蕃薯，像馬蹄，像串串葡萄，像片片孤雲；那條大蕃薯，就是臺灣島。

當大洪水驟來時，羣獸自然向高處逃命；臺灣高山上埋藏的掩齒象，犀牛，野牛，野鹿，劍虎的屍骨化石，正是這樣留下的。

古老的鱗，是奇特的生命體：夏季，上溯淡水河中遊戲、覓食、戀愛；晚夏在清澈的急湍淺灘上結婚、生產；到了秋末冬初，携妻率子進入大海，然後成羣結隊，組織朝聖團，回到古生代「錫魯紀」「泥盆紀」祖先創生的古老家鄉。年年這樣，歲歲如此；千萬年不變，永遠不會迷途。

故鄉，有奇異的吸引，神秘的呼喚。牠們遨遊四海，但一定歸依故鄉。這是生命的本然，超意志的力量。

可是，第四冰期的後冰期，滄桑巨變之際，牠們正在淡水河上展示生命的姿彩，努力繁衍後

代，結果不幸被「陸封」在變成海島的深山淵谷中。這就是臺灣大雪山麓「高山鱒」的由來。從知名的梨山，步行三十分鐘就到達環山；在環山的「果析瓦西溪」裏就有這種鱒。

高山鱒，就是這樣被隔離的孤單而寂寞的魚。

每到秋風起多寒來的時刻，深山絕谷裏的鱒魚，晚上就開始作還鄉的夢。牠們祇能作夢，當然夢是很美的。夢裏，萬里逍遙，雲天無阻，很快就回到故鄉的懷抱；牠們會側頭仰望三千九百多公尺的大雪山，隨着二千五百公尺的雪線，一直望向天邊。牠們眼底網膜，腦壁灰層留有先天的一幅故鄉幻影：白山黑水邊，海洋江河寒暖流的交際，那裏是故鄉，是生命的發祥地，永恆的母親。

鱒魚的夢，可能也是人類的夢；鱒魚的幻影，可能正是我們的心象。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不可如何的先天眷戀，歷史的痛苦感情。

鱒魚，是神秘的魚，鄉愁的魚，悲劇的魚。

鱒魚，在寒夜，於荒村，憑着方寸一盞孤燈，望向迢迢遠路……

這是鱒魚的傳說，也正是我要敘述的「孤燈」的故事。

一、哭聲

這年夏末開始，一直苦旱不雨。

田園早就龜裂，溪水已經乾涸，大地被日頭烤得發白。路邊的雜草野花，一片片枯死，隨風而去；近山的矮瘦灌木，捲起葉片以苟延殘息；常年蓊鬱繁茂的大森林，也不得不垂頭喘氣。

十二月下旬了。「大雪」已過，再四天就是「冬至」，可是，依然日頭炎炎，雲白天藍。這是個四季失常的年頭。

這天，天剛剛亮，劉明基和彭永輝，各帶一包蕃薯乾，一竹筒泉水和長柄伐草刀，由「下蕃仔林」出發，向「鷓鴣嘴」走去。

鷓鴣嘴是一塊紫灰斑斕，嵯峨陡峭的大巖石，聳立在發黑的原始森林中，極像一隻展翼下撲的老鷓鴣。

那裏是被列為禁區的神秘地帶，據說有好幾個老一輩的人上去之後，就沒再回來。

那是古老傳說，蕃仔林的人却世代沒有誰敢觸犯這個禁忌。

最重要的原因是：生活在蕃仔林的男女老少，都曾經一次或無數次，聽到過那鷓鴣嘴頂巔傳來的奇異聲響：

在天氣晴朗的黃昏，在最後一道夕陽塗在鵲婆嘴的片刻間，或月色美好的晚上，還有細雨淒迷的下午，從那巨巖頂巔上，有時會飄下一縷幽忽淒厲而哀切的哭泣聲……。

現在，明基和永輝却大膽地要去觸犯這個禁忌。那是昨天中午，年老的親友們來給他們送行，在桌席上臨時決定的。

明基的母親燈妹原是彭家的「花圍女」，準備長大後匹配彭家老四的；老四却在成婚前三天因惡症死去，後來才招贅了當陰勇的劉阿漢。永輝是彭家長子人傑的長孫，所以二十五歲的明基和二十七歲的永輝，算得上是表叔姪。

既然是表叔姪，又是同一地方報到，而且目的地極可能都是南洋羣島；在什麼都缺乏的目前，親友們送一大碗早先儲藏的米糧，或一隻土雞，大家湊合着弄一桌子菜餚，聚餐一番，談談笑笑一個下午，這是最好的歡送方式吧。

「彪叔，近來，那山上的鬼哭，特別響亮呢！」

在席上，建生突然說。建生是明基的大哥明青的長子。

「嗯，我也常聽到……」永輝搶先接嘴說。

「那有什麼奇怪？」明基無動於衷。

——「嘻嘻！你說……哭……哭聲？嘻嘻！」

這些日子，老躲在臥房的三哥明森，不知怎地，竟溜了出來；站在二哥明成後面，發出刺耳的怪笑。

「三哥……」明基站了起來

「唉……」

大哥和二哥趕緊把明森推回臥房，大家條地靜了下來。

「阿基叔，你說那哭聲……？」永輝有話要說。

「唉！心神作用啦！我可不信。」明基說。他的臉色下沉，是三哥的出現，使他再也強顏歡笑不起來。

「我是說你到底聽過沒有？」

「聽到過啊！常常聽到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奇怪的是，我聽到時，別人沒聽到；別人聽到了，我又聽不到？」

「所以，我說是心神作用。」明基說。

「……心神作用？那也講不通，難道全蕃仔林的人，心神都有問題嗎？」

「大概是吧。」明基乾笑一聲。

「這兩三個晚上……」永輝好像說給自己聽：「我每晚都聽到，聽得清清楚楚；從半夜，一直直到雞啼……」

「那，你是透夜沒睡啊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當然啦，人家恩愛夫妻，捨……」

說話的人，本來要羞羞永輝的，不知怎地，說到一半竟停了下來。

永輝當作沒聽到什麼，他瞥年紀比自己小的明基一眼，然後趕快找些事務來想；他不願意這時候想起妻和生下剛滿月的女兒……

「阿基叔，我們明天上鵝婆嘴，敢嗎？」永輝說。

「怎麼不敢？」

「這一去南洋……離開前，我們去探探看？」

「別去——去送死是嗎？」有人反對。

「反正……還怕什麼！」

就這樣初步決定了。飯後，明基把這意思告訴媽媽。媽媽拿老眼凝視他很久，才緩緩點頭。他發現媽媽盈眶的淚水，他自己的却終於忍不住而潑迸下來。

他，像個小孩，蹲下來，和媽媽默默相對一陣，又把頭擱在媽媽膝蓋上，媽媽輕拍他的頭。

他是廝子，媽媽四十六歲才生下他；他十一歲的時候，一生抗日的父親死於出獄不久……

他的長相和性格，在五男二女中，最像父親了。每看到明基傻笑，或憤怒的神情，媽媽就會發呆，就會在他轉身離開的時候長長嘆一口氣……

「你就去看看也好，不過要小心。」媽媽說。

「會啦。」他想想又說：「媽……您放心……不要想太多……」

不要想太多。他實際上也是提醒自己的。

這個晚上，永輝把上鵝婆嘴的意思告訴妻子阿貞。

「要離開我們母女，你好像很開心……」阿貞的嗓音幽幽細細的。沒抬頭看他，忙着縫製小紅布袋。

那是盛他的指甲和頭髮的「香火袋」。

「阿貞，沒法度的事……」他凝盯着熟睡中的女兒。

「慢一年半載就好些，我想可以……」

「至少這一兩個月，別去做工，那塊蕃薯園，够妳母女吃一段時間；不過要先挖起來。」

「這不用操心。我是說，能有個男孩就好些……」

阿貞的意思，很明顯：再過一年半載，她可以再懷孩子；有了兒子，萬一他……彭家他們這一支就不致香火袋掛在堂兄弟家裏去。

這一夜，他們夫婦談話的內容，和接到通知後的每一個晚上一樣。起初總是彼痛苦的現實糾纏着，接着都想掩飾自己的悲哀，安慰對方，盡量談些細碎的快樂往事；最後是幻想美滿的未來。

今天早上，再向阿貞說要上鵝婆嘴時，她很快就同意了。

他們走出莊子，來到莊子入口「伯公廟」前。永輝表示要拜一拜，祈求保護平安。明基笑着

答應。

明基是全蕃仔林的人當中，唯一受過中等教育的人——工業學校夜間部畢業。他已經不大相信妖魔鬼怪之類的說法，不過，對於祖宗神主，福德伯公、義民爺等等，他還是十分虔誠的。

現在，永輝走在前頭，他緊跟着。他們都是爬慣陡坡的人，所以步幅很大，還自在地閒談着。

日光，大塊大塊，從樹葉縫裏倒瀉下來。現在的日光，還是涼涼的，把周圍染成一片亮黃。突然，草叢裏旋起一陣風——一羣「蕃薯鳥」在他們身邊打一個轉，然後挾着喳喳聲，投向樹林深處而去。

「南洋那邊，不知有沒有蕃薯鳥？」明基說。

「管他娘的，南洋有什麼鳥！」永輝沒來由地怒火往上直冒。

阿貞圓圓白白的臉蛋，紅通通軟綿綿的小女嬰，又在腦際閃現。可是想「看」個仔細時，却又消失無踪啦。

「你火氣這麼大？」

「很熱。坐一下吧。」

明基好像在使性子，還是繼續走。永輝祇好打起精神跟上去。於是誰也不吭氣，都在想自己的心事。

永輝是以「臺灣勞務青年團」的名義，被征召的。和明基的三哥明森被征召的「南方農業挺

身段」，性質大概差不多。

卅四歲的明森在去年年初被調去南洋，今年九月十日由庄役場（鄉公所）的人護送回來的。當時一身污黑乾裂的皮膚，包裹着細瘦的骨架子，臉貌身材，幾乎全失去人形；真難想像，那是往日粗壯像赤牛的明森。

明森回來，經一個多月的調養，身體倒逐漸恢復，可是人好像變成半癡半瘋了；不是孩子般地哭鬧，就是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……。

嗯。現在如果突然接到取消征召令多好。永輝突然發奇想：或者太平洋戰爭結束了，或者皇軍勝利了，或者戰敗了。唔，怎麼可以這樣想呢？他趕緊校正思路：假如我突然弄瞎一隻眼睛……或者斷一隻腳……唔，那也不行，一被巡查大人懷疑了，不被硬給打死才怪！那麼……。

「喂！休息一下啦。」這回明基提議。

抬頭一看，這裏是「上蕃仔林」了。由這裏再爬登一條「閩王崎」，大概花上四個多鐘頭，才能達到鷓鴣嘴。

眼前是菅草叢生的李仔園。李仔樹光禿禿的，一看就知道，不是正常的落葉，也不是太過乾燥，提早落葉；是樹幹根全枯死了。

穿過李仔園，路旁右側有一棟敗壞的茅屋；這是阿梅伯的屋子。阿梅伯是個孤獨怪老人，現在大概正躺在床上吧。

他們就在路邊樹蔭下的石塊坐下來休息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你呢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兩個人的目光，不期然碰在一起。彼此却又迅速把目光移開，還急急忙忙補上一臉微笑。

「阿基叔……你的阿華，怎麼樣？」

「哪有怎麼樣？」

「你，你們……沒來得及完婚……」

「……阿輝，是你，會嗎？」

「我？唉！阿華準是個好妻子！」

阿華是個好妻子嗎？大概是吧？明基心底隱隱作痛。

阿華是蘇家永寶叔的唯一女兒。他們三年多以前搬離蕃仔林，到大湖街居住。他們默默相戀兩年多了。

在今年六月間，「興亞勤勞青年隊」征集隊員的時候，他就被服務單位——石油會社苗栗分所——強迫「志願」參加。

阿華知道之後，她說要設法替他免除。到了七月十六日，旗山訓練所入所前一天，果然給他弄到免除的通知。

「阿華，妳怎麼弄來的？」他十分奇怪。

「朋友幫的嘛！」阿華的態度有點冷漠。

再進一步問她，她始終支吾其辭。這樁事情，他一直難以釋懷，可是又不能表示什麼。

這次的征集令，事先他本人毫不知情；在五天前，早上他剛跨進礦場機務室，尾田機務長就遞給他一張紅色單子：「馬尼拉派遣航空廠技術員」報到通知；時間：十二月十八日，地點：高雄兵站。

當天傍晚，他就告訴阿華。阿華臉色蒼白；她說她會盡一切辦法，再取消這個征集令。

「妳真這樣神通廣大啊？」

「試試看。明基，我……」阿華笑笑。她的笑容最迷人了，可是這次的甜甜一笑，好像帶些淒苦的味道。

一天兩天過去。阿華却一直沒有給他什麼消息。這幾天是「公假」，昨天下午他上大湖街正要到她服務的「米穀配銷所」找她，碰巧，她也正想來蕃仔林看他。兩個人就到「大湖神社」背後的草坡上談話。

「不行吧，阿華？」他說。

「……」阿華搖搖頭，好像在吞聲暗泣。

「不要這樣……大家都要去的……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我會好端端回來的。」他盡量說得輕鬆：「阿華，妳要保重喔。」

「可是，可是，你應該不必去的……」

「唔？……」

「應該不必去的啊！他說的，他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阿華！」他覺得怪怪的。

「明基啊！我……」阿華越哭越傷心。

他滿頭霧水，心裏酸酸苦苦的；面對自己心愛的女孩哭得那麼肝腸寸斷，他什麼都不能想了，只是陪着伊人默默流淚。

不過，離開後，回到家，想了一個晚上；越想越不得頭緒，後來在自解中了然了；反正這一去南洋，十分之九是沒命回來的，又何必想那麼多不關緊要的呢？……

——是的。別想這些啦！嘿！他，不覺笑起來。他不理會永輝，站起來就大步往坡道走去。

「喂！阿基叔！」永輝的聲音有點興奮：「你說，我們不去，怎麼樣？」

「不去？不去哪裏？」明基煞住脚步，睜大眼睛看人。

「我是說，比方有地方躲起來，不去南洋！」

「躲？」他猛地咬緊下唇，不讓笑聲噴出來。

「例如，躲在鵝婆嘴上面？」

「喲！哇哈——哈！」明基笑得彎腰捧腹，直抽氣：「我的阿輝老表侄！你躲得掉？你的老婆不被關起來？他們會把整個峇仔林翻過來！」